

徐哲身編

晚清遺事

黃帝圖書公司印行



晚清遺事

徐哲身編



黃帝圖書館公司印行

本公司經新聞局核准登記
登記證為局版台業字第二四九三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版

版權所有
翻印不准

晚清遺事

基本定價貳元柒角叁分

(外埠酌加運滙費)

編著者 徐 哲 身

發行人 浦 徐 麗 君

發行者 黃 帝 圖 書 公 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之一號十樓

印刷者 黃 帝 圖 書 公 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六之一號十樓

自序

余自六齡就傅，卽喜爲詩，十二歲遊泮後，始識詩者持也，興觀羣怨，範圍弗過，品彙事物，曲成弗遺。其大旨達於書，通於易，可以從政，可以處變，可以發乎天地之情，可以舒乎山川之氣。然能感覺上智，不能感覺下愚。若夫挽救澆風，醫治薄俗，其維村嫗牧豎，走卒販夫，人人能讀之通俗文字乎！余既有鑒於斯，乃廢舉業，而以稗官自任，以故兩應鄉試，皆未獲售，光緒戊申，納粟末職，聽鼓蘇垣，名雖已入仕途，仍以我行我素爲務。舉凡當代掌故之學，清室治亂之源，遠稽史籍，近諮輿論，徵集較爲翔實，有益世道人心之事，一一筆諸手冊。同僚揶揄，妻孥訕笑，咸置罔聞，積月而年，冊乃漸厚，私心竊喜，可展夙願。

先詩，三吳人士，因余薄負虛名，樂與爲友，旋即邀入白雪詩社，養花軒詩鈔所成，乃是詩倡和之功焉。某月日，偶題寒山寺壁云：「詩心此日何人會，獨聽寒山夜半鐘。」見者目以爲狂，獨泉唐陳子蝶仙，力排衆議，頗覺許可，乃結文友。後余凡有詩文小說之作，輒向蝶仙請益，蝶仙亦語人曰，徐某言情之筆，吾堪與敵，若寫宦途人物，吾當遜彼一籌。有人傳述斯語，余益自勉，不圖言猶在耳，而歲月云邁，余與蝶仙，兩鬢皆皤，各具龍鍾之象矣。惟蝶仙因有家庭工業社之設，久已脫離文字生涯，余則依然故我，一事無成！猶幸久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古語所激勵，祇須一枝秃管尙存，斯志永久不懈，遂有撰寫晚清遺事

之計劃。

本書宗旨：以曾國藩與太平天國之興亡史爲經，復以清代道、咸、同、光四朝之政治處置爲緯。他書已載者一不厭加詳；他書未記者，敘述尤盡。且筆者先君子，於紅羊之役，任曾文正及川督劉秉璋幕府先後達三十年之久，是以對文正及其他中興名臣之若干軼事，知之較詳。而太平天國洪秀全等之秘聞，亦所獲不少。余於此項掌故，在稚齡卽已耳熟，復與平時手冊所記，類能證合。積帙已多，恐遭遺失，爰彙編成冊，聊作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故掘筆雖陋，事跡屬實，或可免向壁虛構之嫌，齊東野語之譏歟！書將出版，用贅數語，卽以爲序。

劍溪徐哲身

晚清遺事

上冊目錄

第一回	善士救奇災全家入水	名臣得預兆隻手擎天
第二回	嵌字聯生離死別	落葉賦陰錯陽差
第三回	分屍飲血神勇堪驚	門角鉤心聖衷可測
第四回	風塵俠妓巨眼識才人	草澤英雄傾心結奇士
第五回	奸商蘊鴉片幕府求情	戰艇中魚雷軍門殉難
第六回	胡以晃三拳死惡霸	洪宜嬌一怒嫁情郎
第七回	弄玄虛兩蛇入穴	辦團練雙鳳來朝
第八回	勳熱腸存心援要犯	出惡氣親手副淫娃
第九回	洪秀全金田起義	譚紹洸鐵嶺鏖兵
第十回	越俎代謀本軍看冷眼	開誠相見清將死愚忠
第十一回	雲山盡節全州道	石氏求賢新旺村
第十二回	大智若愚秀成遭藐視	從天而降錢氏運奇謀
第十三回	有挾而求情同蟄伏	養癰成患誤解狐言

第十四回	張國樑投誠分授職	江忠濟貪巧致亡身
第十五回	創營制分封舉義人	練鄉團始述更名事
第十六回	曾國藩單求郭意誠	洪宣嬌擬殉蕭朝貴
第十七回	覩耳語衆將起疑團	鄧頭顱孤孀幾喪命
第十八回	三月圍城軍糧特腐草	一宵作法武器用鮮花
第十九回	賢邑令蓄心薦幕客	俏丫鬢有意作紅娘
第二十回	製愛情雙文貽艷服	得奇夢公瑾授兵書
第二十一回	任水師保全湘省	遵秘計攻克岳州
第二十二回	寶石孕奇文太平天國	名將逢敵手獬而狼兵
第二十三回	真遭殃人民都變鬼	假被逼將士盡封王
第二十四回	李金鳳代父復仇	彭玉麟尋師問難
第二十五回	儒宗談理學實益人心	勇將壯聲威偽裝狗眼
第二十六回	陸總督携姬援小舅	錢軍師遣將捉清官
第二十七回	錦上添花李忠王報捷	甕中捉鼉吳觀察生還
第二十八回	馮兆炳別母遠投軍	陸建瀛誦經求退敵
第二十九回	對的放矢屈辱將軍	光頭全命便宜和尚
第三十回	戀金陵天皇取中策	管玉腎徐后懾淫威

晚清遺事

下冊目錄

- | | | |
|-------|-------------|-------------|
| 第三十一回 | 塔齊布拔幟運營官 | 李續宜揮旗捲敵帥 |
| 第三十二回 | 手中落筋大將驚援兵 | 而上增輝如君認義母 |
| 第三十三回 | 隔省辭官起因黃太守 | 因禍得福種果左京堂 |
| 第三十四回 | 蠢婦人多言遭身戮 | 好兄弟遠道告軍情 |
| 第三十五回 | 胡林翼致書述亡將 | 曾國藩洗脚戲門人 |
| 第三十六回 | 論人材詳述文王卦 | 練偵探私抄敵國書 |
| 第三十七回 | 林威王稱兵進諫 | 易太守舉室全忠 |
| 第三十八回 | 錢軍師遺書歸隱 | 曾大帥奏報丁憂 |
| 第三十九回 | 劉麗川興兵上海城 | 曾國華死節三河鎮 |
| 第四十回 | 信口雌黃曾國藩受騙 | 恃勢凌人彭玉麟責子 |
| 第四十一回 | 孤軍深入林鳳翔身犯兵忌 | 勤王無術曾國藩口吞上諭 |
| 第四十二回 | 遣將調兵彭玉麟決策 | 聲東擊西李秀成揚威 |
| 第四十三回 | 劉連捷劫營覆全軍 | 曾國藩聽說成事實 |

第四十四回 曾國藩自盡獲救.....彭玉麟斬子整紀

第四十五回 左宗棠奏陳援浙策.....曾貞幹捷報克皖文

第四十六回 洪宜嬌淫荒乞媚藥.....溫紹原禦敵具奇謀

第四十七回 單騎圍敵營小將具膽.....大軍圍孤縣忠王納謀

第四十八回 與縣共存亡溫令殉節.....恨民長抵禦忠王屠城

第四十九回 發熱發狂斷送要隘.....忽和忽戰貽笑鄰邦

第五十回 西太后用計斬權臣.....彭玉麟誠心辭皖撫

第五十一回 縊鬼乞伸冤猶辨面目.....玉姬甘下嫁別有衷腸

第五十二回 石達開飄然引去.....周天受率爾求援

第五十三回 援安吉大敗梅溪.....棄杭州重奔寧國

第五十四回 畫船繡幕清將忒風流.....地網天羅包村號鐵桶

第五十五回 王履謙昏庸禍紹.....徐春安誤接奸朋

第五十六回 大軍乏食杭垣再陷.....小醜跳樑溫州受害

第五十七回 計善圍杭蔣益澧全功.....志切復紹陳延壽死獄

第五十八回 洪秀全在金陵崩駕.....曾國荃攻南京發財

第五十九回 女閭三百繁衰市.....魏貅十萬待西征

第六十回 安內復靖邊號稱中興.....裨官述遺事束結全書

第一回 善士救奇災全家入水 名臣得預兆隻手擎天

民元至今：僅不過幾十年頭，爲時並不久遠；可是現代的人們，對有清一代的政治沿革，社會狀態，儼同隔上幾十世，過了幾百年一般。就是有幾本紀載清末一切的掌故，也往往略而不詳，各具成見。例如紅羊一役，清室方面，也曾出過幾個中興功臣；太平天國方面，也曾有過幾個革命種子。如此一件空前絕後的大案，理該有幾部翔實的作品，流行世上，也給後世讀者，明瞭當時的實在情形；而坊間此類書籍，雖有不少，但大半都是成見既深，觀點各異，使讀者感到誰是誰非，莫衷一是。偏於太平天國方面的，動以滿奴功狗等等字樣，加諸中興功臣頭上。偏於清廷方面的，復以長毛髮逆等等名詞，加諸革命種子頭上。其實好的未必全屬甲方，歹徒未必全屬乙方，執筆的人，倘能根據真相，依事直書，即是一部有價值的野史。著者有鑒於此，敢以先世聞見所及，本身攷據所得，即從紅羊之事爲始，清室遜位爲終，既不抹煞雙方之長，也不掩飾雙方之短，他嘗已有記及的，不厭加詳；他書尚未搜集的，不嫌其秘；事無巨細，和盤的托出。不敢就謂此勝於彼，只求讀者有一部較爲詳盡的參攷書籍可讀，或不致再去墮入五里霧中，這便是我寫這書的本意。

清朝的中興功臣，當然要推曾國藩曾文正公爲首，因他除開平洪偉蹟之外，這是一代理學儒宗。當清兵入關的時候，有個名叫曾孟學的，由外籍遷入湖南湘鄉縣大界里中居住，沒有多久，又移居後不曾國藩誕生的那個白陽坪地方。這位曾孟學，就是曾國藩的七世祖。嗣後孟學生子，叫做元吉，元吉的仲子，叫做輔臣，輔臣之子，叫做竟希。竟希娶妻彭氏，彭氏有子，叫做玉屏，玉屏別字星岡，娶妻王氏，王氏生子三人，長名麟書，別字竹亭，娶同縣江沛霖之女江氏爲妻。次名上臺，早年夭折。三名驥雲，娶妻郭氏。

嘉慶十五年庚午，曾國藩的高祖父輔臣，高祖妣某氏，曾祖妣彭氏，都已先後下世，獨有曾祖竟希，年雖六十有九，尙極健旺。這年元旦，星岡率領全家，去替老父叩歲，磕頭之後，又誠懇懇懇的說道：「我們雖是一份半耕半讀的人家，只是父親的春秋已高，務求就從今天爲始，不必再去躬親隴畝，這座門庭，應由我們兒孫支撐才對。」竟希聽罷，暗忖兒子本懂醫道，長孫已進秀才，人又能幹，親戚朋友裏頭，相打相罵，只要他去一講，馬上了結。次孫雖是老實一些，現在的家務，原是他照管。他們既來勸我，總是一點孝心，似應該答應他們，竟希默想一過便把他那腦壳，一連顫動幾下，既不像點頭，又不像打磕睡。不過星岡等人是謹慎的，早知道老人已允所請，大家很覺快活。這樣的一混數月，星岡的醫生收入，倒極平常，竹亭出去替人講事，管管閒賬，反而優於乃父。原來前清有個陋習，大凡鄉下土老，不論貧富，最怕見官，每村之中，總有幾個結交胥吏，聯絡保正，專管閒賬，從中漁利的人物。這等人物，俗名地蛙蟲，一要人頭熟悉，二要口齒伶俐，三要面貌和善，四要手段殺辣，五要腿腳勤健，六要強弱分清，七要衣裳整潔，八要寫算來得，九要不惜小頭，

十要不肯白講。竹亭既承此乏，自然未能免俗，因此他的謝禮越多，身體也就越忙。竟希星岡驥雲三個，本是忠厚有餘，才幹不足的人物，只曉得竹亭在外，替人排難解紛，大有披髮纓冠之風，藉此得些事畜之資也不爲過。星岡索性除了醫務之外，每天只是陪同老父，在那簾廊下面承歡色笑。

這天正是庚午年的端節，星岡侍奉老父午餐之後，因覺天氣微燠，還是那座廊下，有株直由簷際掛到台階石上，數百年的虬藤，可以蔽住陽光，便扶老父仍到那兒，一把瓦壺，兩柄蒲扇，恍同義皇上人一般，父子兩個，閒話桑麻。竟希這天因爲多喝幾杯酒，高談闊論了一會，順手擎起那把瓦壺，送至嘴邊，分開鬚子一口氣咕嚕咕嚕的呷上幾口，剛剛放下茶壺，偶爾抬頭一看，只見屋角斜陽，照着那株虬藤深碧色的葉上，似有萬點金光一般，不覺心下一喜，想起一樁事情。先用左手慢慢地燃着他那胸前的一部銀髯，又用右手的那柄蒲扇，向那虬藤一指道：「這株老藤，也有一二百年了，從前有個遊方和尚，曾經對我說過，此藤如果成形，我家必出貴人，你瞧此刻這藤，被風吹得猶同一條真龍一般，張牙舞爪，立刻就要飛上天去的樣兒，難道和尚的說話，真會應在我們麟書身上不成。」星岡聽說，也覺喜形於色的答道：「但願如此，只怕他沒這般福命？」竟希還待再講，陡然聽得外邊，一陣人聲鼎沸，似有千軍萬馬殺入村中的情景，急命星岡快去看來。星岡剛剛立起，就見長孫媳婦江氏，滿面赤色的奔到他們面前，發急的說道：「全村突發蛟水，太公公……快避到媳婦們的樓上再說。」江氏只說了這句，陡見一股洪水，早已澎湃的幾聲，猶同黃河決口般的湧進門來，霎時之間，平地水漲數尺，那株虬藤，首先浮在水面，那些瓦壺什物，跟着余了開去。

星岡素來不知水性，連連抓股換腮急得一無辦法。幸見他的老父，已經爬了起來，站立船上，可是撲脚又被水勢盪得搖搖不定，生怕老父跌入水去，此時只好不顧男女授受不親之禮，急命江氏，馱着太公上樓。江氏素嫻禮教，聽見此話，神氣之間，不覺略略一呆，星岡恨得用力緊脚道：「此刻緊要關頭，顧不得許多。」誰知他與江氏兩個，早已半身浸在水內，剛才發極躁脚的當口，早又激動水勢，沖了過去，險些兒把那高高在上，站立樓上的一位老人，震得跌下水去。此時江氏也知事已危迫，不能再緩，只好兩脚三步，在那水中走到太公跟前，馱着上樓。星岡王氏郭氏三個，也已拖泥帶水的跟了上來。

竟希在江氏房裏坐定，一面正想去換濕褲，一面又去問着郭氏道：「你們大伯，本不在家，你的男人，怎麼不見？」郭氏趕忙答道：「他去替太公買辦菜蔬，怕是被水所阻不能回來。」竟希連把眉頭皺上幾皺，不答這話，且把換褲的事情似已忘記。忙去推窗朝外一望，猛見一座白陽坪全村，竟會成了白洋洋的一片汪洋，不但人畜什物，漂滿水面，而且一個個的鴛頭打來，和那人墮水中，撲冬撲冬呼救的一派慘聲，鬧成一片，不禁激動他的慈善心腸，疾忙回頭將手向看大家亂揮道：「快快同我去救人，快快同我去救人！」星岡本知乃父素存人飢我飢，人溺我溺的心理，不敢阻止，只好婉勸道：「父親怎能禁此風浪，我們大家出去也是一樣。」竟希聽說，大不服老，連連雙手握了拳頭，向空擊着，跟着用勁噴開他那長鬚，厲聲的說道：「此刻有老虎在前，我能幾拳把牠打死，何況救人。」江氏接嘴道：「太公長在田裏車水，懂得水性，公公不必阻攔。王氏郭氏也來岔嘴說道：『我家現成有隻載糞船隻，快快坐了出去。』」竟希聽說方才大喜，馬上同了大家下樓，就在後門上船。

江氏立在船頭撐篙，直向大水之中，射箭似的衝去。忽見竹亭驥雲兄弟兩個，不知如何碰在一起，也坐一隻小船，急急忙忙的搖了回來。竹亭一見全家都在船上，不覺大嚇一跳！忙問江氏道：「你們一起逃出，難道我家已被大水衝坍不成？」江氏慌忙簡單的告知一切。竟希即命兩孫一同前去救人，話猶未完，突見一具屍身杓過船邊，竟希正想自己俯身船外去救，虧得江氏自幼即知水性，又有幾筋蠻力，她比竟希搶在先頭，早將那屍拖上船頭。星岡忙撲屍身胸際，尚有一點溫氣，急用手術，將他救活。不料一連來了幾個巨浪，竟將曾氏兩船，捲入浪中，立即船身朝天，人身落水。幸虧除了星岡一人，素在行醫，未知水性外，其餘的老少男女，常在小河担水田裏車水，統統懂點水性，對於全村地勢，何處高岸，何處水坑，又極熟悉，尚沒什麼危險。竟希站在水中，首先倡議，索性就在水中救人，大家自然贊同。連那星岡，也在水中爬起跌倒的發瘋施令，指揮兒媳各處救人。

那天恰是端節，日子還長，可以從容辦事。又虧縣官李公金鑑，得信較早，率領大隊馬，多數船隻，趕來救災。竹亭因與李公曾經見過幾面，連忙趕去，趁此大上條陳。李公知道曾氏是份良善人家，又見一班女眷，都能如此仗義，忙請竟希同着女眷，到他官船之中休歇。竟希因見官府到臨，有了主持人物，料定他的小輩，也已乏力，只好答應。那知王氏婆媳三個，因為單衣薄裳，浸在水中半天，弄得纖細畢露，難以見人，情願坐了自家糞船，先行回家，星岡也說應該先行回去。只有竹亭一個，却在嘴上噤咭，怪着他們婆媳幾個，到底婦流，不識縣官的抬舉。王氏婆媳三個，明明聽見，不及辯白，徑自坐船回家。及至夜半，水始退淨，大家方去收拾什物，整理器具，打掃水漬，一直鬧到天亮。竟希祖孫父子四人，

方才回家。竟希不問家中有無損失，又命竹亭出去募捐施賑，星岡出去挨家看病，後來救活數千人命，因此得了善人會家之號。

又過月餘，已是三伏，有天晚上，王氏因見翁夫兒子，都已出去乘涼，方在房內洗澡，洗罷之後，便叫江氏進房，幫同抬出澡盆，去到天井傾水。江氏抬着前面，王氏抬着後面，江氏只好倒退出房。剛剛走到天井，一眼瞥見那株虬藤，陡然變成一條腰粗十圍，身長數丈，全體鱗甲的大蟒，直從屋簷之上，掛將下來，似在階上俯首吃水。只把江氏嚇得心胆俱碎，砰的一聲，丟去手上澡盆，拖了她的婆婆，就向大門外面飛逃。王氏未曾瞧見，不知就理，一邊被她媳婦拖着奔跑，一邊還在上氣不接下氣的問着媳婦，如此慌張，究為何事？江氏此時那有胆子答話，忙向門外跑去，不防對面恰巧走來一人，正和江氏撞了一個滿懷，江氏一見那人，正是她丈夫竹亭，連忙低聲說道：那株虬藤，真個變成一條大蟒，你快不要進去。竹亭性子素剛，不及答話，早已一脚奔入裏面，仔細一看，何曾有條大蟒，只有那株虬藤，映着月光，正在那兒隨風飄蕩，且有一股清香之氣，送到鼻邊。正待喚進母親妻子，江氏因不放心，早已躡足蹣手悄悄的追蹤跟入，躲在竹亭後背，偷眼一看，那蟒忽又不見，忙去扶進婆婆，尚未立定，竹亭已在向江氏發話道：「你在見鬼吧！何處有條蟒蛇？下次切勿不可再像這樣的造言生事。」江氏不願辯白，自去提起澡盆，送回王氏臥房。等得竟希等人回來，王氏告知江氏瞧見大蟒之事，竟希聽了點首出神，星岡驥雲聽了疑信參半，竹亭仍不相信。江氏以後雖不再提此話，可是她一個人再也不敢近那虬藤。王氏已知其意，即命江氏軍在樓上繇綴全家的穿著，中饋之事，改由郭氏担任。

原來曾家的宅子，本只三樓三下，還是歷代祖上相傳下來的老屋，竟希生怕改造正屋，傷了那株寶貝的老藤，因此只添餘屋，所以自己也往往在靠近虬的樓下單屋。對面西屋，給與星岡夫婦居住。樓上東屋，給與竹亭夫婦居住。西邊給與驥雲夫婦居住。江氏安居樓上之後，身體較為清閒，即於次年，就是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那天的亥時，不聲不響的，安然產下一個頭角嶙嶙，聲音洪亮的男孩，此孩即是曾文正公。這年竟希，恰巧七十，因是四世見面，自然萬分高興。更又記起產母曾見大蟒的事，料定此子必有來歷，便將官名取作國藩二字，也是望他大發，好替國家作事之意。後見國藩彌月之後，滿身生有鱗鱗，無論如何醫治，不能有效，又以滌生爲字，伯涵爲號。又過幾年，江氏續生三子二女。那時竟希業已逝世，即由星岡將他次孫取名國潢，字叫澄侯。四孫取名國荃，字叫沅甫。五孫取名國葆，字叫事恆。兩個孫女，長名潤姑，幼名湄姑。又因次子驥雲，也生一子，取名國華，字叫溫甫，排行第三。

國藩長至八歲，滿身鱗鱗之疾，愈加厲害，還是小事，最奇怪的是，兩手掌上，並無一條紋路，非但曾氏全家，個個莫明其妙，就是一班星相家，都不能舉出什麼例子，只有混而渾之說是大貴之相罷了。這年國藩已在村中私塾念書，有天散學回家，把他一張小嘴堵得老高，江氏愛子情切，未免一嚇，忙問這般樣兒，爲着甚事？國藩方始忿然的答道：「今天先生的一个朋友，硬說孩兒手上沒有紋路，不是讀書種子。」孩兒和他辯駁幾句，他又挖苦孩兒，說是要末只有前去隻手擎天，若要三考出身，萬萬莫想。江氏聽畢，一把將國藩抱入懷內，笑着撫摩他的腦袋道：「這是我兒的一個預兆，將來果有這天，我兒還得好好的謝他。」

「國藩聽了母親教訓，以後真的萬分用功，那知一讀十年，學業雖然有進，可惜每試不售。直至二十三歲，道光十三年那一年上，有位岳鎮南學使按臨到來，方才進了一名秀才。同案歐陽柄鈞，欽佩國藩的才學品行，自願將他胞姊歐陽氏，配給國藩。星岡父子，因見門當戶對，也就應允，即日迎娶。那時國藩正當青年，歐陽氏又是一位少婦，閨房之樂，異乎尋常。郎舅二人，也極情投意合。」

一天，柄鈞匆匆來鄉，要約國藩進城，替他辦樁秘事，國藩當然答應。及至城內，柄鈞即同國藩走入一個名叫鄒三姊的土娼家中，國藩曾在縣考的時候，已由幾個窗友陪他到過幾處，都因不是上等名花，不中人意，因此淡了遊興，及到此地，雖未見主人，但見陳設幽雅，已合那副「屋小於舟，春深似海」的對聯，不禁一喜，便笑問柄鈞道：「你把我拖來此地作甚，此地又是什麼所在？」柄鈞輕輕地說道：「此家有一對姊妹花，姊姊叫做春燕，妹妹叫作秋鴻。秋鴻和我已有嚙臂之盟，因他的生母，視鄒三姊為一株搖錢之樹，我又不是王孫公子，量珠無術，特地請你來做一位說客，千萬不可推却。」國藩尚未答話，只聽得遠遠的一陣環珮聲，跟著一陣香風吹至，使人肺腑一清，就在此時，簾幕啓處，果然走出兩位美人。柄鈞即指一個較為豐碩的美人，對着國藩笑道：「這位便是我的愛人秋鴻，又指一個弱不禁風的美人說道：他是我的姊姊春燕。」春燕不待柄鈞說畢，偷眼睨了國藩一眼，忽將一張俏臉微微地一紅，半露羞澀之容，半現垂青之意。國藩本來沒有迷浪蝶的經驗，一見春燕對他如此情景，不禁也把他的蛋臉一紅，似乎比較春燕還要加倍害臊。春燕此時已知國藩尚是初出茅廬，不便撩撥過甚，便向柄鈞一笑道：「這位可是令姊丈曾滌生相公麼？」